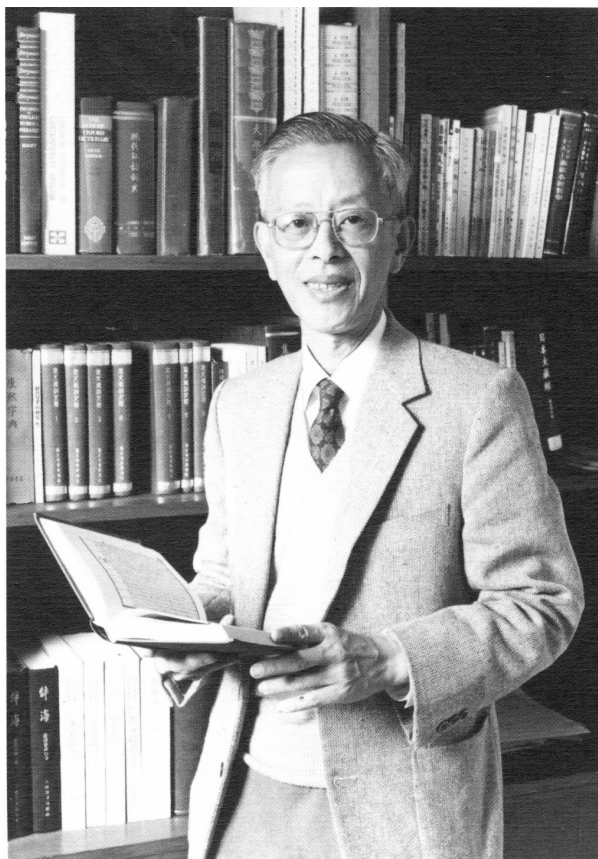


※學界消息※

研思精微 學術典範
——劉殿爵教授生平概述

何志華*

劉殿爵教授攝於書齋中



編者按：國際著名漢學家劉殿爵教授(Prof. D. C. Lau)於2010年4月26日病逝香港，哲人其萎，典範長存。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何志華教授撰有本文悼念劉教授，今徵得何教授同意，轉載於此，以備讀者觀覽云。何教授文原載《漢學精微抉道心（劉殿爵教授追思會）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、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，2010年），頁5-11。

*何志華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、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主任。

香港中文大學的創校理念是「結合傳統與現代，融會中國與西方。」此一理念境界高遠，一般學者難以企及，卻恰正為劉殿爵教授 (Prof. D. C. Lau) 平生學術成就的寫照。

家學淵源 幼承庭訓

劉殿爵教授原籍廣東番禺，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生於香港。父親景堂 (1887-1963)，字韶生，號伯端，早年任職廣東學務公所，來港後任香港華民署文案，一九一二年入職，一九三二年退休，以《心影詞》及《滄海樓詞》傳世，被譽為嶺南首屈一指的詞人，以詩詞名聞香江。母親范菱碧 (1885-1948)，能詩善畫，現存遺墨山水冊頁四幅。劉殿爵教授幼承庭訓，與兄長德爵、天澤，及二姊圓爵均畢業於香港大學。長兄德爵一九〇九年生於廣州，一九一一年隨父來港，一九三〇年畢業於香港大學，曾任教灣仔書院，一九九〇年卒，著有中國古典詩詞譯著一種。劉德爵通曉多國語言，除中、英文外，還自學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、西班牙文、日文、俄文等。二姊圓爵亦精通中、英語文，曾任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校長、何東女子職業學校校長，退休後仍自學日文、德文、法文，二〇〇七年辭世。劉教授耳濡目染，童年時即好讀章回小說，及長，對中國經典文獻多所涉獵，國學修為，根柢早奠。

戰時畢業 負笈英倫

劉殿爵教授於一九三八年獲港府獎學金考入香港大學中文系，同窗尚有賴恬昌、金應熙、徐家祥，劉教授表現傑出，在校三年間，幾囊括所有中文系的學術獎項。香港淪陷後，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以一級榮譽文學士資格獲頒「戰時學位」，提早畢業。劉教授戰時避難內地，香港重光後，港府與英國文化協會設立「勝利獎學金」(Victory Scholarship)，以紀念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勝。劉教授在一九四六年取得該獎學金，乘坐「大不列顛號」(SS *Britannic*)，遠赴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，修讀西方哲學。一九四九年，獲頒文學碩士。在學期間，因在邏輯學表現優異，獲頒「邏輯獎」(Logic Prize)。畢業後，劉教授在一九五〇年獲聘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(SOAS, University of London) 講師，在遠東部任教中國哲學。一九六五年，該校新設教授職位(Reader)，劉教授即獲委任。一九七〇年，晉升倫敦大學中文講座教授，成為英國歷來首位出任中文講座教授的華人。劉教授在亞非學院門生眾多，包括安樂哲(Roger T. Ames)、何文匯、尤德爵士夫人(Lady Youde)、Willard J.

Peterson、裴達禮 (Hugh D. R. Baker)、古克禮 (Christopher Cullen)、Diana Lary 和林業強等，一門俊傑，桃李芳菲。

儒道英譯 馳譽國際

劉教授英倫講學期間，古典文學學者 E. V. Rieu 時任《企鵝叢書》經典系列編輯。Rieu 曾翻譯古希臘詩人荷馬的史詩《伊利亞特》(*The Iliad*) 和《奧德賽》(*The Odyssey*)，對文獻翻譯的學術水平要求極高。一九五九年，Rieu 收到一份《道德經》英文譯稿，乃邀請劉教授評審。劉教授細閱文稿，以譯文多有缺失，建議作者修訂。Rieu 接納劉教授的評審意見，將來稿退回。翌年，《企鵝叢書》又收到一份《道德經》英譯本，再次邀請劉教授審閱；然而，譯者水平仍然未達劉教授的要求，遂再退稿。Rieu 以為劉教授評審意見精闢獨到，因此建議劉教授親自翻譯，劉教授欣然同意，經大約五年時間，於一九六三年完成《道德經》英譯。劉教授後來再用七年時間英譯《孟子》，於一九七〇年出版；復經近十年之歲月，於一九七九年完成《論語》英譯，三書英譯均由《企鵝叢書》出版。一九九六年，劉教授復與安樂哲教授合作翻譯《出土孫臏兵法》；一九九八年，合譯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，兩書均由蘭登公司 (Random House) 出版。

劉教授治學嚴謹，對中國古籍的字詞訓詁，乃至每一詞語在句子中的習慣用法、語法結構，均細心揣摩，條貫於胸，然後以極其精準的英語翻譯。因此，所譯經典著作，造詣極高，為西方學者研習中國古代哲學必讀之書，其中《道德經》英譯，迄今售出超過七十萬冊，讀者遍佈全球。劉教授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三書英譯，被國際公認為標準英文譯本，影響深遠。劉教授的英譯著作，被視為嚴謹學術的典範，D. C. Lau 之名，在歐美漢學界，幾無人不曉。三書英譯付梓，繩墨既陳，曲直可知；規矩誠設，方圓乃見，劉教授自身儼然亦象徵著一種世所公認的學術規範。

執教中大 貢獻良多

劉教授在亞非學院後期開始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，參與清代音韻訓詁學家王念孫著作《廣雅疏證》的研究工作，與陳雄根合作為該書增補新式標點，並加索引，定名為《新式標點廣雅疏證》，一九七八年書成後由本校出版。同年，劉教授結束倫敦亞非學院二十八年的教學生涯，獲本校馬臨校長禮聘出任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

座教授，由此展開在本校多年的教研工作，於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課程講授「呂氏春秋」、「中國語言學史」等科，復任研究院中國語言及文學學部主任，主持研究院「講論會」。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三年，兼任文學院院長。一九七九年，本校原有「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」，重組為中國語文研究中心，劉教授兼任中心主任一職。一九八〇年，中心獲吳多泰先生捐資，易名為「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」，續由劉教授兼任中心主任，以迄二〇〇七年。劉教授於一九七八年接替著名中國經濟史家全漢昇教授擔任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主編，直到一九九五年止，任期長達十六年，推動學術研究，不遺餘力。

一九八六年，本校成立逸夫書院，劉教授參與籌劃創院工作。自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五年間，劉教授歷任逸夫書院校董、高級導師，二〇〇五年卸任校董後，獲任命為該院校董會高級顧問，貢獻良多。

劉教授於一九七五年獲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，於一九八九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。劉教授於一九八九年榮休，嗣任中國語言文學榮休講座教授及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教授。

古籍校讎 《淮南》功臣

劉教授自一九八九年於中文系榮休，嗣後專注研究工作，與當時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博士合作，建構「先秦兩漢全部傳世文獻電腦化資料庫」。一九八八年，研究計劃獲得香港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資助，為期三年，將先秦兩漢全部傳世文獻約近九百萬字輸入電腦，利用現代嶄新科技，重構遠古典籍文庫。劉教授將資料庫命名為「漢達文庫」，資料庫建成後，復利用電腦程式，編纂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》。

《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》重在文獻整理，先秦兩漢典籍經過歷代傳鈔，錯漏難免。劉教授堅持所有文獻在錄入電腦之前，必須選用未經前人肆意校改的底本，比對他書互見文獻，再參校唐、宋類書引文，以及前人校勘成果，斟酌比對，然後重新整理成為索引文本。凡經校改者，均清楚標明原底本面貌及校改依據。自一九九二年起，《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》陸續出版，獲學術界廣泛接受，英國學者魏根深 (Endymion Wilkinson) 編撰的 *Chinese History: A Manual* (《中國歷史手冊》)，認為《逐字索引叢刊》已超越前人研究成果，乃為現今最重要的中國古代文獻研究工具書。

學者嘗以為中國古籍，重在四書，劉教授既已翻譯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而未及於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因以為憾。《中庸》篇幅其實簡短，為何劉教授不予翻譯？劉教授曾經告訴我：「《中庸》成書年代可疑，未必真為子思所作，而首句『天命之謂性』，即與《荀子·正名》『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』取義相近，倘若《中庸》成書早於《荀子》，則在翻譯《中庸》時，不必依據《荀子》相關義理；若《中庸》成書後於《荀子》，則必須參考《荀子》相關人性論說的定義，方能準確譯出《中庸》義理。」《中庸》成書年代，學術界迄今仍無定說，劉教授最終亦未有翻譯《中庸》。

劉教授以為文獻成書年代明確，於研究而言，至關重要，因而特重《呂氏春秋》與《淮南子》，以其成書年代清楚明確，《呂氏春秋》成書於「維秦八年」，而《淮南》書成於漢武初年。先秦兩漢典籍眾多，劉教授於《淮南子逐字索引》所附《淮南》正文，用力最勤，依據影宋鈔本重新校勘，類書重文，旁徵博引，提出《淮南子》許慎注本曾經三國時吳國鈔錄，因避吳諱，書中「權」字避諱作「詮」或「變」，「和」字避諱作「調」，補充王念孫《讀書雜誌》所未及者，創獲良多。近年，加拿大漢學家白光華 (Charles Le Blanc) 以法文翻譯《淮南子》(2003)，美國學者 John S. Major 等新近出版英譯《淮南子》(2010)，均以劉教授所整理的《淮南》文本為依據，並分別在兩書〈序〉文中稱述劉教授對《淮南子》的貢獻。

清高芳潔 超逸出塵

劉教授平易近人，與世無爭；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教授晚年寓居中文大學逸夫書院雅群樓，群山疊翠，了無塵慮；門生故舊，時往拜謁，談書論學，樂亦無窮。門人悉心照顧，教授身體一直安好。然因年事漸高，體能日差，至二〇一〇年初，因肺部感染而入院治療。四月中，復因呼吸困難，再度入院，至四月二十二日病情惡化，四月二十六日上午病逝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，享壽八十九歲。

翻譯大家湯新楣先生以為劉教授彷彿西方交響樂團的指揮家，演繹著東方春秋戰國的不朽樂章。劉教授已逝，學術界將難以找到同級的指揮家，那將是一種恆久的缺失，無法彌補，亦無從替代。至於一眾受業門生，亦將銘記教授治學為人的風範。劉教授風高亮節，一頭銀絲，睿智的眼神，瘦削的身影，典雅的談吐，片言隻語，均將長留我輩後學心底，永不磨滅。